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朔漢方略卷三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范廷驊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八

三月壬子朔

駕駐府谷縣城南

命以職事人員羸馬換各營肥馬

上諭行兵部曰視綠旗兵之馬俱肥伊等並不出行俟

至神木令將隨駕人員羸馬換營馬一百匹至榆

林換營馬二百匹凡瘦鼻濕瘸損者勿換止換無

病瘦馬令本主每馬各增銀五兩則馬瘦者得肥馬乘坐而緑旗兵又得價值兩皆有利著開明換馬人員旗隊所换何營馬匹緑旗兵丁姓名馬數
奏聞著該管大臣大學士兵部會同核議具奏僉
議以為
皇上職事人員及緑旗兵丁兩得其便之
旨甚是俱當敬奉施行查職事人員内現有馬羸者共七十人著伊等各主出銀五兩給換營馬後

至榆林如有換馬者另行奏

聞亦照此例換給

上命內大臣福善索額圖護軍統領托倫蘇丹杜什希

孫扎齊宋柱親近侍衛關保伍什會同兵部及該

管神木營副將公閱換給

癸丑

駕至孤山堡西駐蹕

擢知府李杰為道員理驛站事陝西巡撫党愛等

来

朝

上諭党愛曰神木道缺可選擇知府補授党愛曰西安

知府李杰長於辦事人材可用

上又曰目下此路無人料理驛站爾可速舉料理驛站

之人党愛奏曰應速取李杰前来料理驛務

上從之

查明神木邊外至榆林路程先是

上諭侍郎安布祿曰著撥爾部能員一人出神木邊將從外至榆林之路計幾宿水草何如至寧夏之路計幾宿水草何如問明鄂爾多斯之蒙古著在神木候駕隨差主事薩哈連往查至是復奏曰臣出邊問鄂爾多斯多羅貝勒汪舒克旗下四等台吉洪和等據言自神木由口外往榆林之路自神木至俄爾几和泉為一宿有五十里自俄爾几和泉至商所爾河為一宿有六十里自商所

爾河至伊克博東泉為一宿有六十里自伊克博東泉至楚兒哈齊井為一宿有八十里自楚兒哈齊井至榆林有七十里餘自邊關至榆林俱砂路又問到寧夏之路據言自邊關外至寧夏之正路無人知之但由神木過我貝勒汪舒克所居阿都海之地接擺站大道有一路若從此而往則自神木至俄爾几呼泉為一宿有五十里自俄爾几呼泉至塔拉泉為一宿有四十

里自塔拉泉至摩都圖湖為一宿有七十里自俄欽摩都圖湖至俄欽湖為一宿有八十里自俄欽湖至貝勒汪舒克所居阿都海為一宿有七十里自阿都海至大路察罕扎達海五十家驛為一宿有七十里自察罕扎達海驛至貝勒宋喇卜所居西拉布里都為一宿有七十里自西拉布里都至博羅扎喇克井為一宿有六十里自博羅扎喇克井至默賽井為一宿有六十里自

黙賽井至沙克舒爾井為一宿有六十里自沙克舒爾井至拜都井為一宿有六十里自拜都井至祁他特泉為一宿有五十里自祁他特泉至横城口為一宿有四十里自横城口至寧夏城三十餘里自神木邊至察罕扎達海五十家驛路中水草柴薪無悞行道砂多自察罕扎達海至横城口路平水畧少

報聞着薩哈連親出榆林邊問蒙古自榆林至寧夏

之路併水草亦照此開明量駕到之日至榆林伺

候

甲寅

上駐蹕卞家水口厄魯特多爾濟等来降多爾濟者乃

諾爾布寨桑屬下人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

自格格特哈郎古特挈其妻子驢馬等物来降

大将軍費揚古為之奏報

上命傳多爾濟至行在其男婦馬駝交歸化城副都統

阿迪安插

乙卯

上駐蹕神木縣俘獻逆寇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護軍校阿奇納等解到塞卜騰巴兒珠爾

上御行宮一等侍衛學士以上諸臣侍立引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入伏地不敢仰視

上呼左右舉其首

問曰爾父噶爾丹窮困已極降乎否耶塞卜騰巴兒

珠爾兢兢奏曰臣稱子無知想

皇上神威自必降也

問以他事皆戰慄不能對

上問護軍校阿奇納曰爾地之路須行幾日可到噶爾丹所在阿奇納奏曰自布隆吉爾行二十日方到水草稀少大兵不可並行必分隊而進

上曰爾地現有兵三千能討噶爾丹否阿奇納奏曰噶爾丹大敗窮困已極聞風逃竄仰仗

天威倘遇我兵定然蕩滅矣

上問孫思克歸云何阿哥納奏曰孫思克蒙

皇上殊恩重賞頂戴不盡標下兵丁歸告衆人曰

皇上親臨賜食加賞衆兵卒俱鼓舞奮發但思効命當

發緑旗兵一千之時數千人爭先願往不肯相

讓該管將弁不知所措議政諸臣奏曰有功大

將効勞兵卒蒙

皇上格外加恩誰不舍命自効以冀功名乎是日

上諭皇太子曰渡黄河入陜西界視山河土地形勢大
異朕所經地方無可比擬者城堡俱在山巔不見
一村舍懸崖之下穴居而處平地少山之上無不
耕之土民風近朴兵强獸多而跬步難行山平而
溪壑甚險水土佳人鮮疾病距神木縣邊上有四
口鄂爾多斯蒙古多入邊来迎者董羅卜王之母
王之妃俱来請安是日初四薄暮噶爾丹之子塞
卜騰巴兒珠爾至視其身甚短小人亦庸下初五

日即遣送京師至京後暫緩處分俟其父噶爾丹
聲息其到京之日當如何集衆宣示皇太子可與
滿漢大臣詳議遣奏再遵旨而行特諭敬請
皇太后安以此事奏
聞併諭宮中知之
臣謹按哈密絕域荒區服屬於噶爾丹者亦
已久矣至噶爾丹謀逞不軌為我師所敗摧
殘之餘羣下無食四散採捕其子塞卜騰巴

兒珠爾亦游獵至哈密近地回回頭目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即擒之來獻夫前既陣斬其妻所存僅一子今又被擒本根固已盡雖雖彼離人父子拆人夫婦罪惡貫盈干

天之怒報之若此實

皇上恩威遠播故哈密回子亦感德畏威而抒恭順之忱也

丙辰

上渡屈野河駐蹕自榆林至横城口安設驛站理藩院

奏曰

駕至榆林由口外至寧夏應自榆林起設驛至横城口

設此驛也以前次内路增驛預備之馬照鄉導

官所分宿頭每驛設馬三十匹筆帖式一員蒙

古台吉一員章京一員披甲十名此坐驛筆帖

式以現在隨行部院筆帖式充之

駕至寧夏後即撤此驛將廵撫所備馬增置内驛中

上准行

大賚哈密回子理藩院奏請酌賞額貝都拉達爾漢

白克其解送塞卜騰巴兒珠爾之回子併截留

肅州回子已蒙

御賜伊什噶噶蟒袍蟒褂銀二百兩外至沙達里當如

何行賞及拉巴里等十二人請各賞銀一百兩

雅噶齊等五人請各賞銀五十兩伊等僕從十

六人請每人各賞銀二十兩

上命賜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大蟒棉袍一件粧緞棉褂一件各色彩緞二十匹郭帕白克大蟒棉袍一件粧緞棉褂一件各色彩緞十四匹白奇衣服一襲緞四十四匹不來人沙達里銀百兩二等來人銀八十兩不來人五十兩三等來人五十兩不來人三十兩僕從如議

丁巳

駕次栢林堡西南

諭青海諸台吉及策旺拉卜灘保護哈密議政諸臣

奏言哈密回子頭目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疏

稱聞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在巴喇思

庫兒地方捕獸遣臣長子郭帕白克率三百人

擒之而來茲遣臣子白奇解噶爾丹之子塞卜

騰巴兒珠爾乳父徽特和朔齊噶爾丹乳母及

乳母之子丹津札卜俄羅代達爾札併噶爾丹

使人土克齊哈什哈達什里俄摩克圖哈什哈

滾占使人達爾漢寨桑等進京今噶爾丹倘親至近地可擒則擒之如不來則探其所在奏

聞惟視力之所能仰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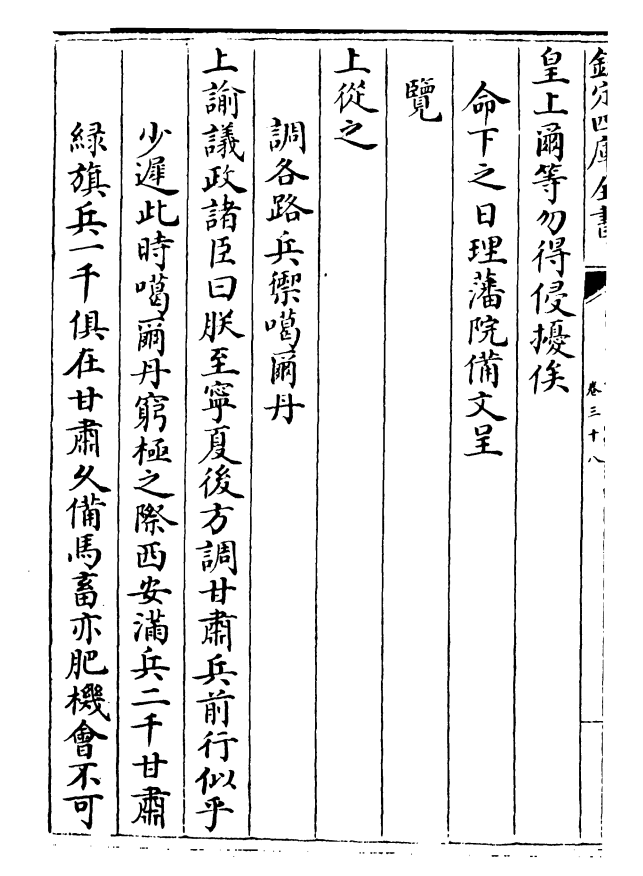
皇上而已但噶爾丹之子被擒臣必為四部厄魯特所仇其中左翼之怨尤深我哈密微弱且危且懼乞安之定之所尤懼者策旺拉卜灘也祈

皇上諭以哈密業已歸誠勿得侵擾之

旨竊謂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誠心向化擒噶爾丹

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噶爾丹使人土克齊哈什哈達什里俄摩克圖哈什哈及滾占使人達爾漢寨桑等來獻且言噶爾丹倘來至近地則擒之當竭力以報

皇上殊屬可嘉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理應議敘俟彼到京之日查例議奏應照達爾漢白克所請著理藩院移文青海諸台吉及策旺拉卜灘言哈密回子額貝都拉達爾漢白克既已歸誠



皇上爾等勿得侵擾俟

命下之日理藩院備文呈

覽

上從之

調各路兵禦噶爾丹

上諭議政諸臣曰朕至寧夏後方調甘肅兵前行似乎

少遲此時噶爾丹窮極之際西安滿兵二千甘肅

緑旗兵一千俱在甘肅久備馬畜亦肥機會不可

失宜速進薩克薩特呼里克搜勦噶爾丹此項進
勦滿漢兵各帶百日米嘉峪關至薩克薩特呼里
克地方甚近不必運糧噶爾丹如已遠遁此軍計
糧而回上項進勦滿漢兵俱各賞銀十兩其外更
有當行之事當奏之事孫思克博濟阿南達等公
議具奏將哈密所解俄摩克圖哈什哈遣至伊等
軍中如有可行之機則不必差俄摩克圖哈什哈
往噶爾丹處即行進勦如噶爾丹已遁則差俄摩

克圖哈什哈至噶爾丹處諭之曰吾非來征討特

來招撫爾可來降至遣寧夏兵駐郭多里巴兒哈

孫地方備禦之事當檄知將軍孫思克着會議具

奏共議以為

皇上籌畫周詳俱當敬奉而行請檄孫思克知之

上從之

戊午

上駐蹕高家堡南

中飭陝西廵撫党愛按察使納雷時党愛納雷來迎

駕

上諭曰爾等皆地方大僚凡事當身先率下朕廵狩親

臨見爾等竟不盡力驛中備馬五百匹而並無到

者緊急事務豈可悞乎若謂爾等老病又未嘗早

陳今正有事之際朕豈使爾等晏然罷去乎著小

心効力此後仍前不改斷不輕恕

加恩故將軍趙良棟

命保護其妻子原任將軍趙良棟病故將軍馬思喀

報至

上召集隨駕總兵官白斌等

諭曰趙良棟乃偉男子也行間著有勞績但性躁心窄與人不合有時奏事朕前亦語言粗糲朕保全功臣始終容之後有疾朕嘗遣賜藥食彼所奏請無不准行此特欲有疾者喜說而速愈耳今忽聞奄逝朕中殊為惻然聞趙良棟存日與總兵官王

化行不相能朕至寧夏務為趙良棟妻子區處使

之安生斷不使受害於其仇白斌及衆武弁俱叩

首曰自古以來功臣能保其身者甚少雖天下

開創之人或不能免趙良棟幸遇

聖明之世一生榮顯病時屢荷

殊恩身殁之後至妻子皆上煩

聖慮真天地父母之心不但趙良棟感戴於九泉之下

凡為臣子者無不傾心感戴

皇恩也

留厄魯特吳克爾於栢林堡養病

上諭理藩院曰蒙古吳克爾病着同其弟布達俱交栢林堡守備好生調養病愈則乘散秩大臣諾爾布来赴行在之時交諾爾布帶来此際即愈則交京来便人帶来或不得生則交其弟用蒙古禮收殮

大將軍費揚古奏報厄魯特達喇什等来降費揚古奏曰坐哨副都統邁達禮等解到厄魯特

達喇什等言我等乃杜噶爾阿喇卜灘屬下人
本年正月初五日自札巴喀之察罕托會地方
逃出來降
聖上我等現來男子三十一人婦子七十八口帶有馬
一百三十七匹駱駝五十四頭撒袋十七副鳥
鎗八桿腰刀四口我等逃來時阿喇卜灘在札
巴喀朱爾庫朱地方聞噶爾丹在格格特哈郎
古特地方去年秋噶爾丹之車里木布木至阿

喇卜灘所而去其事我不得而知阿喇卜灘下人有七八百許阿喇卜灘本身及下人除駝馬之外並無牛羊奉差筆帖式黑色馬尼圖在我等未逃出之前十二月二十六日經我等所居札巴喀之察罕拖會而去尚離有五六日程曾指示黑色馬尼圖道路使之前往我等逃來之前阿喇卜灘部下寨桑等言根敦帶青在喀喇塔兒地方議謂朱爾庫朱地方不可安處宜往

向西七日程者爾格什喇葫蘆蘇地方居住噶爾丹回子阿喇卜灘回子往俄羅斯貿易歸丹津俄木布遇之縱阿喇卜灘回子盡擄噶爾丹回子已往洪果羅去矣問之曰奉差出使噶爾丹之博什希等及厄魯特格壘沽英等汝等曾見之否據言途路各異我等未嘗相遇問之曰阿喇卜灘亦通使於噶爾丹否除爾等以外阿喇卜灘下人猶有來降者否據言阿喇卜灘並

不遣人於噶爾丹我等因逃来故不敢向他人言問之曰噶爾丹曾聞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

聖上已差人擒獲否據言聞塞卜騰巴兒珠爾離噶爾丹他往捕獵不聞其被擒又問曰爾等厄魯特每人俱有馬否其臕何如據言每人雖有馬數匹俱驅馳捕獵是以馬臕羸瘦若不得獸則又互相偷盜殺以為食除將達喇什解赴

行在外俟其妻子馬畜解到日交歸化城副都統阿

迪解往為此奏

聞

上命示議政諸臣

將軍孫思克請增兵

從之議政諸臣奏曰據將軍孫思克疏言奉

旨命臣率兵一千與滿兵一路進勦但遇敵交戰則

營中輜重食物不可不守請此兵千名外再取

兵五百名倘遇敵交戰以此兵守營臣率精兵

一千酌量調用可以破敵決勝現有馬五千匹
此一千五百之兵每人給馬三匹需四千五百
匹尚餘五百匹應照該將軍所請除現發兵一
千外再增發五百名此增發五百兵亦照前例
每人給馬三匹拴帶百日糧每名賞銀十兩至
此項進勦之兵前已奉
旨帶百日口糧其隨運米糧無庸議者也奉
旨著照議速行

覈查倒斃官馬鑲黃旗親隨護軍頗歛馬斃內大

臣奏

聞得

旨嗣後騎官馬者其馬倒斃訊明醫人見証報該管

大臣官員職事首領啟奏是日

上又諭皇太子曰朕躬安好皇太子佳否自神木縣往

榆林之路皆大磧崇山甚為險惡非行兵之地觀

此則古人拓地興師築長城竭天下脂膏於西北

者未可謂非必非今人之所能也特仁者所不為耳朕隨行諸臣侍衛護軍執事人員不過四百人尚不勝其勞將數萬兵如何可行溝壑多而砂又深故從榆林出邊取徑於鄂爾多斯而往寧夏趙良楝三月初二日身故將軍馬思喀奏報其子為天津道速令急歸宣化府知府范時崇居官好而行事不苟可授為天津道宣化府亦係要地捕盜同知祖允泰昔為霸州知州時居官好而行事不

苟可補授俱著星速赴任朕行程已遠奏報間隔嗣後行在寄京之札即於次日答奏此際如有諭旨每事亦於次日內答奏各省來京者問今年春景如何雨水如何寄聞朕躬雖在軍中而慮周天下刻不能忘此心此意何時可釋此奏於初七日午後到立將進獻

皇太后諸物親視包裹閱本批報匆匆書寫至給燭時始畢隨即發行嗣後報到日時務開本上發來朕巡

行秦晉但恐萬人非議行事或有不當曰自兢兢如南廵禮不敢隕越遺羞幸而兵民感朕積恩無不來集莫之却避念朕躬不德如所行稍有不協何能掩萬人之耳目乎皇太子勿為朕慮如效明武宗之所為何以還歸也

己未

上駐蹕建安堡東嚴禁强買搶奪民財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隨駕人員搶奪强買民物朕

皆差官查拿被獲則從重治罪但恐京城後來者及離大營在一二日後至者搶奪強買民財亦未可知著曉諭經過沿途地方官員如有此等事查拿指參從重治罪係誰家人其主一併治罪其衆人車輛不得攔阻著通行傳諭

庚申

上駐蹕王闕淜止總督吳赫迎駕

上諭行兵部曰羅大虎報云總督吳赫總兵官王化行於本月初六日自寧夏来迎駕督撫料理糧餉馬匹事甚緊要如起行前来不論已到何處此旨一到即刻歸去王化行照常来迎著兵部作速檄知

辛酉

駕次榆林主事薩哈連查明榆林至寧夏路程来奏薩哈連奏曰臣出榆林邊外問鄂爾多斯多羅貝勒汪舒克旗下四等台吉噶爾馬等曰自榆林

由邊外至寧夏之路須幾宿乃至寧夏及水草何如噶爾馬對曰往寧夏之正道自榆林至馬齊圖扎達海為一站八十里有小泊一方自馬齊圖扎達海至海流圖河為一站八十里有大河水自海流圖河至拖河圖為一站六十里有小泊一方井一口自拖河圖至納林河為一站六十里有小河水自納林河至古壘為一站八十里有井一口自古壘至阿兒灘噶達素為一

站八十里有井一口自阿兒灘噶達素至烏喇素為一站九十里有井一口自烏喇素至察罕拖羅海為一站七十里有井一口自察罕拖羅海至哈沙圖為一站五十里有井一口自哈沙圖至横城口為一站八十里此路分為九宿第十站至横城共七百三十餘里水甚少路亦大砂又有沿邊外至安邊一路自榆林至他喇泉為一站七十里有泉水自他喇泉至海流圖河

為一站八十里有大河水自海流圖河至什喇泉為一站八十里有泉水自什喇泉至扎哈泉為一站七十里有泉水自扎哈泉至哈達俄羅木為一站五十里有河水自哈達俄羅木至蘇海阿魯為一站六十里有河水自蘇海阿魯至安邊為一站六十里此路自榆林起宿六宿至第七宿到安邊共四百七十餘里路雖小有砂而水草足用及問安邊以外由邊外到寧夏之

路無人知之為此奏

聞奉

旨報聞爾既来効力再差爾一次爾今即往視安邊至寧夏之路如或可行則告之鄉導官布達等從

口外擺站爾身至蘇海阿魯候

駕

命擺站馬由口外送寧夏理藩院奏曰前因

駕出榆林由邊外幸寧夏是以自榆林起擺站至横城

口止以内路所備驛馬每站設三十匹候

駕臨寧夏撤去等因具奏奉

旨依議令

駕出榆林進安邊應不必設驛至橫城口但設至安邊

俟

駕進安邊撤去其驛中所設之馬仍各交坐塘筆帖式

蒙古台吉官兵趕解至安邊交地方官酌撥官

兵護送筆帖式同監每站喂以空草遞送至寧

夏交上駟院或從邊外視水草佳處放青而去

直赴寧夏交上駟院請

旨定奪

上准行邊外草佳此馬從外趕赴寧夏

壬戌

上出邊至他喇布喇克駐蹕

命大將軍伯費揚古便宜調發蒙古兵議政諸臣奏

曰大將軍伯費揚古咨言達爾漢親王四子部

落毛明安三吳喇忒兩土默特旗兵披甲所携

馬畜有限而欠臕萬一奉
旨調遣必致有悞是以留該王貝勒貝子公部長台
吉等於軍中令將官兵更換等因理藩院為之
轉奏
上諭凡調遣外藩部長兵馬之事俱已交大將軍如皆
請旨而行則有倉卒軍機必致遲悞嗣後遇此等
事俱聽大將軍便宜調遣
使增置驛站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今日所安之塘較遠使馬勞苦其間再增一塘至明日駐扎之地其間亦增一塘每塘設馬二十匹若彼此相近僅四五十里者不必增設至西北方草美諭衆俱至其地牧放使榆林各衛堡照州縣例積貯米糧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州縣俱論大小積貯米穀兵丁所駐沿邊衛堡亦甚緊要其榆林等處衛堡俱照州縣大小積貯之例將捐助米穀積貯預備着交

該巡撫遵行
皇太子奏
聞措置塞卜騰巴兒珠爾事宜
皇太子奏曰頃奉
上諭云塞卜騰巴兒珠爾到京姑勿處置稍俟其父噶
爾丹聲息其到日當如何集衆宣示皇太子可與
滿漢諸臣確議遣奏再遵旨而行臣遵即召集滿
漢大臣會議以為噶爾丹者乃一異國之主肆

虐西域歷有年所近復猖獗侵我邊境
父皇乾剛獨斷
決計親征為此生民不憚勞苦整旅一臨噶爾丹遂
爾大敗魂飛遠遁下人紛紛離散噶爾丹僅存
一子竟不能保恰符
父皇之妙算即被擒獲良由噶爾丹罪惡貫盈是以舉
朝文武天下人民無不切齒當於噶爾丹之子
塞卜騰巴兒珠爾解到之日臣　出校射場召集

諸王以下内大臣侍衛都統部院大臣以上觀之閲畢示衆自午門至東長安門召集滿漢文武官員八旗各佐領軍校押塞卜騰巴兒珠爾進東華門引之使跪而觀之仍令出東華門進左闕門出東長安門使衆觀之出東長安門外後兵民商販有欲觀者咸令觀之將塞卜騰巴兒珠爾監禁理藩院附近閑房其乳父另行監禁旣奏

諭旨將塞卜騰巴兒珠爾略侯噶爾丹聲息應交該部支給食物至看守塞卜騰巴兒珠爾當酌撥八旗護軍叅領官兵小心防守併派理藩院司官二員專理恭候

父皇諭旨欽遵而行謹奏

癸亥

駕次哈留圖郭爾以衛徵喇嘛徒衆交大喇嘛阿齊圖綽爾濟等理藩院奏曰大將軍費揚古洛言右

衛監禁罪犯衛徵喇嘛徒弟一百四十三人既

奉

上諭寛宥釋放交歸化城都統飼養應給伊等口糧養

之但歸化城之米所以儲備軍中機務似不得

遽為支給查伊等俱係彭素克喇嘛屬下徒弟

應將伊等交住持大喇嘛阿齊圖綽爾濟彭素

克格隆當如何安插看養之事定議報部使之

養之等語此項一百四十三人俱應交阿齊圖

綽爾濟彭素克格隆議定如何安插報部之日再議又洛言歸化城事務須趨赴辦理既至遲悮而驛遞亦勞苦仍請照前交土默特都統副都統辦理等語但歸化城地方緊要既係大將軍費揚古專任管理則歸化城事務不便竟交都統副都統應將常行事理交都統副都統辦理其緊要大事仍行洛大將軍可也

上從之

甲子

上躬視隨行商販渡無定河是日渡無定河

上見貿易民馱步擔衆販俱令乘近侍人員馬後而渡

貨物俱在馬上運過

諭曰隨來販子過河能渡則渡如不能渡俟駕至朕

將親臨渡之

駐蹕庫爾祈喇地方

命安邊等九處鑿井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曰安邊塼井鹽城堡摩布喇等九處水泉不多應須差人加增鑿井着大學士與兵部會議併撥鄉導一人前去伊桑阿等會議以為自安邊至花馬池俱係榆林總兵施世驃所轄地方應着總兵施世驃與派出鄉導同往自花馬池以外俱係寧夏所轄地方應交花馬池副將視鄉導法保等所指下營之地一處增鑿五口

上曰行在所有鄉導俱有執事著派出學士黄謩前往
併著總兵官施世驃亦去黄謩等務必追見法保
商議朕亦有旨諭法保等矣若邊外有水則編次
宿頭由外而往如由外往則不必鑿井如口外無
水則由内路而往視法保等所指下營之地加增
鑿井如有水則多鑿更妙倘鑿不得水預先星速
檄報如此則駕易行矣
撥馬給將軍博濟之兵甘肅廵撫郭洪奏曰將軍

博濟兵二千無馬將軍孫思克緑旗兵餘馬二千匹即以此撥給博濟之兵或於採買馬駝内酌量撥給則軍務不致遲悞矣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共議以為西安滿兵駐防肅州者二千每人有自備馬三匹此二千兵内家貧者除去五百此兵之馬一千五百匹及孫思克撥兵餘剩之馬五百匹廵撫郭洪自行採買捐助馬駝一千許匹内選擇膘大者如或不足則令

該撫與將軍孫思克於文武官員及不出征綠旗兵丁內揀擇膘大馬騾撥給滿兵一千五百每人二匹前進征勦毋失機會其所買牛羊俱隨軍趕解買助馬內膘瘦者給留下五百滿兵喂養

上命如議速行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驛觧厄魯特思克達爾漢寨桑阿南達奏曰二月二十二日哈䜩達爾漢

白克額貝都拉解到恩克達爾漢寨桑乃滚占之妻奴渾達喇所差使人也臣問之恩克達爾漢寨桑據云噶爾丹自被

聖上擊敗以来並無糧食難以為生故滚占之妻奴渾達喇去歲八月間離噶爾丹各自度命採捕禽獸欲投靠青海差我先至哈密乞糧是以被執解来查前者哈密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遣使来告臣曰哈密地方厄魯特或来乞或来逃其

人甚多哈密地小而貧不能養之欲解赴軍前則馬畜羸瘦不能遠解嗣後若有此等厄魯特來請驅逐之臣謂來使曰

皇上好生離散之厄魯特人等陸續來歸已俱使各得生業爾等當體

聖上好生之心有來降者酌量收養俟軍務既畢之時即遣人往取茲因往取此項人衆併查取恩克達爾漢寨桑同來之人先解恩克達爾漢寨桑

前去

上以示議政諸臣

副都統阿南達奏報噶爾丹情形阿南達奏曰據噶爾旦多爾濟遣其寨桑阿好來報云我舊屬多爾濟阿兒達爾哈什哈等六口於去年十二月内来言我貧不能存去歲八月辭噶爾丹言欲往投舊主噶爾旦多爾濟噶爾丹言汝去吾不汝阻即在吾左右吾不能養汝汝到彼可

語噶爾旦多爾濟曰汝姐阿奴在日言我必以女鍾齊海嫁噶爾旦多爾濟我已允之矣今汝姐已歿此女或娶或不娶一憑尊意其言如是吾非欲娶此女而相告也但以其為噶爾丹囑我下人之言而告侍衛耳為此奏

聞

上以示議政諸臣

乙丑

駕至扎罕布喇克副都統阿南達以策旺喇卜灘通書

於噶爾旦多爾濟之事奏

聞阿南達奏曰三月初六日噶爾旦多爾濟遣其人

阿爾達爾恭柰来言策旺喇卜灘遣人致書於

我我亦遣俄廑等五人荅詢其安為此移知侍

衛併送策旺喇卜灘之書閱策旺喇卜灘所遣

噶爾旦多爾濟之書云汝與我向為婚姻互相

唇齒言歸於好亦汝所知後博碩克圖之事汝

所共知然與我兩人毫無干涉如仍前安好想
互有利也今汗處逃來人告曰聞遣其阿兒達
爾哈什哈來招爾將以其女妻之思其情殆因
無定居之策故誑汝是實爾倘墮其計娶其女
則與衆為戎首亦是實倘謂我此語是實則毋
結姻倘以為謬一惟尊裁問阿兒達爾莽柰曰
猶有口傳之言否據云策旺喇卜灘言我輩向
来同好請仍前歸好恐墮其局而娶其女又前

者因行人之便寄書三次欲與和好何以竟不見答特遣人羅卜藏厄林辰往詢此言之外並無他語併將策旺喇卜灘所寄噶爾旦多爾濟之書呈奏上

聞

上命示議政諸臣

遣前鋒侍衛奇薩穆等往視地方形勢

上諭行兵部曰著以前鋒侍衛奇薩穆長史庫濟根為

首領率侍衛津巴穆扎哈爾鄉導侍衛阿南達羅卜藏什喇卜著奇薩穆選擇寧夏所有新滿洲三人帶往伊克敖拉巴漢敖拉相度地理前去十人每人帶馬夫一名每人給肥馬三匹其馬不得動官喂之馬著總督吳赫以自置肥好之馬給使騎去令伊等使無弓矢刀鎗者俱齊備遣行

以喀爾喀巴爾達等逍逃俱正法副都統阿南達

奏曰去年十一月初三日什喇葫蘆蘇臺坐

哨之人来報見哈喇托克地方有人形踪臣即差肅州守備馬維衡喀爾喀達爾漢他布囊班第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之雲端等帶兵百名前往蹤探馬維衡等既到問係喀爾喀言爾等既係喀爾喀喝令来降竟不肯從隨即交戰殺其一人餘皆率其妻子而往走峻山馬維衡等追之其山險峻地方克惡不可進而止獲男婦子女十七口駱駝十四頭羊三百隻其餘之人向

西逃去坐哨喀爾喀台吉伊爾登和碩齊格寧等見有人蹤躧探前去又獲二十六人問擒獲之喀爾喀巴爾達等據云我等原係格春喀呑屬下人今屬公汪舒克之下因貧窮捕獵為食已五年矣聞我舊主之孫衛徵阿海在青海住劄欲往投之者有之欲於青海界上偷馬往投噶爾丹者亦有之我等原居哈喇托克地方大兵既到我等俱欲投降而吾長畢立克圖寨桑

不許與戰而敗敗後畢立克圖同其子女步行

往青海默爾根帶青台吉處去矣臣等欽惟

皇上愛育喀爾喀等俱使之各得其所而畢立克圖寨

桑等背

高厚之恩不即投降反來拒戰及至擊敗仍向青海

而去殊為可惡為此將前後擒獲四十三口驛

解前去

上命議政諸臣會議咸以為喀爾喀畢立克圖寨桑等

逃去而遇官兵喝降不降反與拒戰敗而逃往
青海殊為可惡應將現獲四十三口内其男子
正法其子女俱賞給擒獲喀爾喀効勞之蒙古
綠旗官兵俟獲畢立克圖寨桑之日再議
上從之
給疾病商人醫藥
駕行見路旁一人病卧遣人問之係陝西人名王以進
隨大兵貿易因病故不能行

上賜藥飲之又差親隨侍衛關保給王以進官馬乘坐

帶至營中交與御醫治之

上諭護軍統領蘇丹曰明日渡哈灘俄羅木不可亂渡

豫授渡河之法

恐致陷溺令於渡口魚貫而過若在他處亂渡人

馬可虞著諭衆通知

鄉導護軍參領孫果等失道分别議罪内大臣

奏曰鑲黄旗鄉導護軍參領孫果當直率領輜

重而不由修整之大道所行非路勞苦駝馬情
罪殊為可惡坐此應革去孫果護軍叅領之職
不准折贖鞭一百鑲藍旗鄉導護軍叅領顧爾
喀在後射兎見孫果率輜重所行非路不即追
上由修整之道而行乃從非路勞苦駝馬殊為
不合坐此應革去顧爾喀所加一級併護軍叅
領不准折贖鞭五十正紅旗鄉導佐領署護軍
叅領庸帶奉親近侍衛闗保伍什傳

旨遣諭輜重由修整大道而來而庸帶遺漏以已意

告之孫果殊為不合坐此應將庸帶革去佐領

之職不准折贖鞭五十親隨侍衛闔保伍什傳

諭旨並不錯悮應免議得

旨孫果前日已經痛責著免鞭責革職交馬五使在

捕獵行走顧爾喀庸帶各罰俸一年餘如議

丁卯

駕至通阿喇克主事薩哈連勘明邊外之路來奏先是

上諭薩哈連看明出安邊由口外至橫城之路如可行則即告之鄉導布達法保在邊外編次宿頭至是薩哈連奏曰臣勘明自安邊由口外至橫城之路自蘇海阿魯至巴顏和碩八十里井二口自巴顏和碩至班土庫木七十里井二口有一小泊水鹹自班土庫木至伊克什克爾湖七十里水鹹有井三口自伊克什克爾湖至庫克釵岔七十里井二口自庫克釵岔至哈畢圖興武營

六十里井四口自興武營至科爾格湖七十里
大湖自科爾格湖至横城六十里共四百八十
里此路水少而草亦惡又見安邊八十里外定
邊相近有一泉自定邊至花馬池六十里邊外
有一泉自花馬池至清水營一百七十里外有
一大湖除此三處之水外其餘當宿之地無水
邊外不可行故告之布達法保伊等前去從邊
内編次宿頭爲此奏

聞

上報聞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九至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沈世玫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九

戊辰

駕至安邊議發官兵隨糧以禦噶爾丹先是

上諭議政諸臣曰噶爾丹窘迫東向逃竄亦未可定應發滿洲綠旗兵携百日糧至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偵探堵禦將所運米順黃河而下分行之時以駝騾馱運著馬思喀與于成龍會議具奏議政諸

臣奏言

諭旨誠是俱當欽遵而行應即檄馬思喀于成龍速

議來奏

上曰朕意如是將此檄問寧夏參贊諸臣其意云何至

是馬思喀及參贊諸臣議曰將軍孫思克等進

兵後噶爾丹窘迫向東逃竄亦未可定

皇上欲預遣兵駐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偵探堵禦

皇上廟算誠是臣等再四圖維無復他議俱當遵

旨而行應發西安兵王化行兵京城前鋒兵外請帶

馬馱子母砲八門每砲一門撥章京一員驍騎

校一員披甲十名其馱砲藥砲子駱駝十六頭

於協理上駟院事副都統達禮善帶來駱駝內

有膘壯者取十六頭令是軍支百日糧於三月

十九日起程于成龍尚未到今日于成龍始到

俟到後將運米之事另議具奏

命議政諸臣議奏集議以為該將軍既奏稱

皇上籌畫周詳頒此
諭旨請遵行之處如該將軍所奏施行至將軍請撥
大臣之處伏候
欽點
上曰兵且暫止其馬驝如何糧如何運尚未陳明著以
此行文訊于成龍等尋于成龍等奏言寧夏所有
兵三千及大同赴寧夏大小官員披甲僕從每
月以倉斛二斗算一百日共需米五千石總兵

官王化行官兵僕從一千需米七百石零除臣
七人外運米旗下章京及理藩院章京筆帖式
撥什庫應給糧一百八十石零若僅以前餘二
百寧夏兵八百及王化行兵合算共二千名需
米二千三百九十七石六斗七升八合現在運
米向派尚書庫勒納等觧來駝騾彼尚未到捐
納不合例牲口現到四百學士朱都納所喂五
千匹内給兵餘剩之馬及採買之馬尚未知實

數總督吳赫所備八千五百餘馬在平凉等處
喂養俟其全到擇膘馱載與大兵一齊起程問
總督吳赫言米陸續運來至馱米既多必須鞍
架上下方便至下米地方亦不至雨水沾濕請
交總督吳赫作速備辦至解到駱駝騾馬恐有
瘦損應交該督備辦三匹牛車四百輛奏至
上命議政大臣集議議如于成龍奏檄總督吳赫速運
糧到寧夏備辦鞍架既用駱駝騾馬運米不必

備車將軍馬思喀等進兵運糧事既俟
駕至寧夏再議則于成龍所稱以駱駝騾馬馱米與大
兵一齊起程之事亦俟到寧夏再議奏入
上命備三匹牛車三百輛餘如所議
命止寧夏官兵遠迎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著檄寧夏諸大臣勿得遠迎以
勞馬力止令諸大臣單身至黃河對岸迎接其餘
將士俱俟駕到寧夏之日近城地方步迎總兵官

王化行請獵於花馬池以觀軍容

不許王化行口奏曰臣蒙

聖恩擢為要地總兵官並無纖毫仰報

高厚去年率領寧夏兵進勦噶爾丹回師之日臣即儘

力採買馬匹軍需俱已齊備

皇上若不因噶爾丹之事豈臨寧夏臣標官兵盔甲器

械現俱全備當令披執揚旗列陣恭請

皇上閱視又過花馬池黄羊野兔甚多臣欲預備馬兵

五百名請

聖駕行圍

上曰朕行軍二次深悉軍情今噶爾丹尚未撲滅正有事之際馬匹關係緊要寧夏兵丁來花馬池往返須七八日馬匹必致疲瘦夫獵獸細事耳圖噶爾丹為急今罷獵而休養馬匹以獵噶爾丹何如爾速遣人止其來花馬池迎接其餘兵丁俱不必披執照榆林兵丁排列迎候俟朕至寧夏閒暇之日

再閱爾軍

己巳

上仍駐蹕安邊城東

諭護軍統領托倫曰今日天雨且寒駱駝馬騾喂草或在營中或在城内各從其便其野外牧放之駱駝馬騾俱好加苦屜著通行曉諭

庚午

駕次定邊厄魯特羅卜臧等來降厄魯特羅卜臧汪扎

兒格楚兒阿旺拉卜灘班第等來降伊等俱噶爾丹屬下人二月十七日自薩克薩特呼里克地方逃出來降言我等逃至此地之時噶爾丹尚在薩克薩特呼里克居住使臣博什希格壘等二月初一日到十五日見噶爾丹在噶爾丹附近居住者有丹濟拉阿拉兒拜等屬下共百戸云大將軍費揚古將伊等解送

行在理藩院轉為奏

聞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臣是日尼麻唐庫圖克圖等至

有密奏

辛未

駕至花馬池主事巴雅思呼朗報湖灘河朔至寧夏安

塘之事理藩院奏曰巴雅思呼朗報稱奉

旨將情願効力布顏努等十三人自湖灘河朔起至

寧夏止安十三塘將安塘日期檄知大將軍其布

額努令坐湖灘河朔以内欽此欽遵布額努坐於烏瀾巴兒哈孫其十二人金鉉坐呼蘸臺馬之德坐哈什拉克劉世禄坐額泠烏黒禮陸芝秀坐白塔巴圖坐察罕齊勞圖陳世安坐鄂爾濟圖蘇麥閉散覺羅明玉坐達布素諾爾宜思孝坐托索圖果兒蘸達坐穆色呉興祚坐尚索爾祖興邦坐拜圖劉思炎坐祁他特布拉克自祁他特布拉克至横城驛三十里安塘畢報大將

軍外相應報部為此轉奏

上報聞

以第巴案奏事情語諸臣

上諭内大臣曰朕駕今已到寧夏大將軍一應事務俱由鄂爾多斯地方新設驛站馳報著以此檄將軍知之至今日扎營之地少井有力之人不必言矣小人不得飲馬亦未可定原派四人為一朋明日著各將已馬親自看飲管轄之人亦著好生查視

若有違旨不飲者朕若查出决不輕貸其以此遍
諭衆執事人員可也又
召内大臣索額圖明珠大學士伊桑阿入
行宫
諭之曰前者朕以達賴喇嘛物故已久朕知之甚晰
第巴隱之附和噶爾丹行事故差保住嚴詰第巴
觀第巴差尼麻唐庫圖克圖來密奏其情則尼麻
唐庫圖克圖到後必自陳達賴喇嘛已故乞為彼

隱諱向亦曾與汝等言之矣今尼麻唐庫圖克圖果奏言達賴喇嘛物故已十六年再生小達賴喇嘛已十五歲乞皇上暫隱之勿聞於衆與朕昔語汝等之言畧無少異索額圖等奏曰
皇上逆料未來之事有如目睹此事果與昔日
諭旨畧無少異古來哲后何能及耶臣等不勝驚異之至
上又諭曰保住尚有未完之事著與尼麻唐庫圖克圖

同往

臣謹按第巴蓄心陰險指達賴喇嘛之名煽惑諸部覬覦指如意久矣故諱其死至十六年而蒙古諸部落不知也即土白特部落亦未必能知也我

皇上聰明天錫燭萬里之情形如在目前摘隱伏之狡謀如指掌上及第巴引罪輸情遣使奏欵

聖明於所欲言者又已先覺語云至誠前知易稱知幾

其神殆謂此歟

壬申

駕次安定堡達賴汗王布特達阿卜地為擊敗噶爾丹

事上疏稱

賀達賴汗疏曰奉到

欽賜綵緞八端不勝懽忭臣等遵達賴喇嘛法旨如前

和好往來伏懞

洞鑒

勅旨下須殊為欣悅而第巴另有
諭旨中心甚覺憂懼知噶爾丹違
旨已蒙懲創自玆以後祈仍前歸好
温綸不絶謹具伴疏禮琥珀素珠稽首上獻王布特
達阿卜地疏曰副住持喇嘛津巴扎木素德木
齊索諾木臧布理藩院郎官保住賫到
勅書綵幣六端當面交授無任懽忭臣於此遵達賴
喇嘛法旨奉兩宗道律勤修不懈但於

皇上之事臣雖竭力未稱
明旨以致
嚴勅下頒除另疏覆奏外併遣尼麻唐庫圖克圖明
白口奏總祈
睿照伏願
鑒憐普惠正覺衆生
俯念達賴喇嘛道一風同脩睦之素
寛臣寡聞渺見自陳之欵緣臣無知蒙開導

訓諭是以籲請

大君慈悲敢求

昭鑒

錫以

温綸源源不絕謹具伴疏禮寶珠璠璵上獻又一疏曰伏以普恤衆生統御域内親征逆寇剪滅克頑不留根株禮應慶賀謹具字怕一條克除一切巴咱爾巴達拉納佛勝殘宣武幢等物上獻

譬之於花雖易得之物而用以供佛總祈

睿鑒理藩院以此三疏進呈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議曰達賴汗慶賀擊敗噶爾丹一

疏及王布特達阿卜地遣尼麻唐庫圖克圖口

陳一事係尼麻唐庫圖克圖密奏皆無庸議今

賫到手帕一條佛一尊寶幢一件文

内庫外其所獻素珠瓊瓊據使人羅卜臧凱尊囊素

言我等輕身急來俱留在西寧侯王事保住到

西寧後照數查收交地方官馳驛遞送奉
旨依議著差筆帖式一員偕保住往取諸物議政諸
臣又奏曰查王布特達阿卜地疏稱
嚴旨下頒不勝憂懼達賴喇嘛避忌坐禪丑年出定
俱已告諸内齊陀音庫圖克圖葉世格隆矣今
令尼麻唐庫圖克圖密奏等語目下尼麻唐庫
圖克圖來密奏亦且
密諭不議外又疏稱蒙召班禪庫圖克圖臣反覆勸

駕不知班禪庫圖克圖或為其年庚不利或為
漢人蒙古之緣未到或為
皇上神聖非常曾巴陳布尚不能稱
上心自念其身亦未必得當故不赴名非懼博碩克圖
沮之而不往也今當遵
聖旨問明班禪庫圖克圖或即令赴京或另日前往定
議再奏等語應令將班禪庫圖克圖赴京吉利年
月徐徐定議來奏又疏稱請俟後竭力拘解濟

隆庫圖克圖伏乞

皇上俯念宗喀巴達賴喇嘛之教留其身命勿毀其戒體等語但濟隆庫圖克圖者達賴喇嘛遣和喀爾喀厄魯特者也彼竟不和喀爾喀厄魯特反導之入邊與我軍交戰情罪甚為可惡前已有

諭旨不誅濟隆庫圖克圖然務必解來又稱噶爾丹之女或令離異與否伏乞

睿裁等語噶爾丹抗

君為我軍所敗逆賊情罪重大其女斷不得留於青海務必觧京為是如噶爾丹來降或宥其女與否總出

上裁又疏稱臣意以為凡事似未嘗悖逆而行但以無知或有違

聖意之事伏乞寛宥前曾奏請遵旨効力今但謹遵

聖旨竭力自効而已祈

俯念達賴喇嘛錫以
溫綸等語今王布特達阿卜地
嚴旨下頒不勝驚懼諄切奏請謹遵
上諭而行祈
俯念達賴喇嘛臣
溫綸應遣使頒
諭俟
命下之日以諭王布特達阿卜地

勅文交内閣撰擬

上從之

癸酉

上駐蹕興武營西

命將軍孫思克滅兵檄馬齎糧進征議政諸臣奏曰

將軍孫思克疏稱噶爾丹為大兵所敗其黨羽

紛紛逃散此際實甚窮困當乘機發兵勦滅令

臣等速往薩克薩特呼里克一帶地方進勦乃

我

皇上聖明天縱料事未然非臣等至愚所能及也理宜

立刻出邊進勦但滿兵馱米之馬及砲手馱馬

坐馬未能齊備事關軍機伏乞

勅下兵部不論何項馬匹照寧夏出征兵各給肥馬

之例如數速解甘州一得馱馬臣等即一面起

程一面奏

聞查得前於三月初五日行文將軍孫思克博濟令

滿兵綠旗兵拴帶百日糧作速前進續甘肅廵撫郭洪奏稱將軍博濟二千兵牲口尚未料理若拴帶百日之糧僅用私馬勢斷不能議政議得西安滿洲兵二千每人有馬三匹應於二千兵内減去五百此一千五百馬令孫思克撥給彼軍所餘五百匹及廵撫郭洪等採買捐助千許馬内視膘大者撥給一千五百出行之兵每人二匹奏

准在案則孫思克所稱滿兵無馬馱米之處無庸議者也滿兵無馱糧之馬將軍博濟當用滿文啟奏乃博濟不奏同孫思克以漢文啟奏至砲手無坐馬馱馬孫思克理合先奏至

命彼作速進兵始奏稱砲手無坐馬馱馬又不開出砲手坐馬馱馬數目孫思克博濟俱屬不合此文一到將砲手坐馬馱馬著將軍孫思克博濟不論何處馬匹隨便撥給進征勿悞軍機

上曰機會不可失孫思克博濟等兵馱百日糧之馬砲手坐馬馱馬即取伊等附近綠旗兵之馬如可不悞則令即行一面奏聞如不能恰得則扣馱百日糧之數減兵即取所減兵之馬馱糧而行自寧夏進勦之兵朕意不過二千或二千五百伊等如謂減兵則寡而難行著進臨一處駐扎止令寧夏之兵進勦

甲戌

駕至清水營大將軍費揚古奏報厄魯特滚濟等來降

費揚古奏曰喀倫僻到厄魯特處逃出來降喀

爾喀兩人滚濟鄂兒齋圖言我等正月二十三

日自阿拉卜灘所居布顔圖河逃出來降

聖上我等原係喀爾喀扎薩克圖汗屬下人於倭羅會

湖地方喀爾喀厄魯特交戰被擄在厄魯特阿

拉卜灘之下行走問滚濟等曰筆帖式黑色長

史馬尼圖曾到阿拉卜灘處否阿拉卜灘居布

顏圖河平抑將他往乎噶爾丹在何所告曰黑色馬尼圖於正月十八日到阿拉卜灘處我等二十三日逃來時尚未相見不知阿拉卜灘將何所往我等來時尚在布顏圖河聞噶爾丹在薩克薩特呼里克問滚濟等曰丹津俄木布在何地阿拉卜灘之人除汝等之外猶有來降者否告曰聞丹津俄木布出洪郭壘矣不知其何所往我等逃來不敢對人言問滚濟曰阿拉卜

灘以何物為食告曰阿拉卜灘等捕獸度日如

不獲獸殺駝馬為食下人嗟怨言

聖上於西方處處屯兵盡執噶爾丹所差使人我厄魯

特今無路可行矣奏至

上報聞且以示議政諸臣及吳達禪等

乙亥

駕次横城鄂爾多斯貝勒宋喇卜請於定邉等處貿易

與民雜耕

許之宋喇卜奏曰向准臣等僅於橫城貿易定邊花馬池平羅城三處不許貿易今若於此三處與橫城一樣貿易則諸蒙古各就近地行商大為利便乞准三處貿易又去歲貝勒汪舒克公杜稜及我衆蒙古等奏請邊外車林他拉蘓海阿魯等處若得發邊內漢人與我蒙古一同耕種則漢人蒙古皆有利益

命問之漢人再諭今當耕種之時謹奏請

旨

上命大學士戶兵二部及理藩院會同議奏隨議鄂爾多斯多羅貝勒宋喇卜既奏言定邊花馬池平羅城三處與横城一樣貿易又邊外車林他拉𧄍海阿魯等處若發邊内漢人與貝勒汪舒克公杜稜及我蒙古公同耕種則於漢人蒙古俱有利益應准貝勒宋喇卜所請定邊花馬池平羅三處照横城一樣貿易車林他拉𧄍海阿魯

等處如邊內百姓有情願出而耕種者許其出
同耕種將此貿易耕種之事交貝勒宋喇卜等
及地方官各自約束其人勿使爭鬬
上准其議日後倘有爭鬬蒙古欺凌漢人之事即令停
止
丙子
上自横城渡黄河駐蹕河崖遣大學士伊桑阿祭黄河
之神文曰朕以厪念安攘廵幸邊境自晉省濟河

以來跋履千餘里歷秦延慶二郡之地茲復將濟
河而西進抵寧夏惟神洪流灝瀁膏潤宏長釃入
漢唐之渠允貽朔方之利朕乘輿式涖秩祀宜申
是用再遣專官虔具牲帛致祭尚其丕彰靈爽永
惠邊氓惟神默鑒焉

皇上特遣
皇長子諸大臣祭故將軍趙良棟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趙良棟乃為國立功之人今已

身故其褊急不足介意明日過其門當遣皇長子部院諸大臣弔之賜祭一次陳福亦為國効力之人現經此地亦賜祭一次著議政大臣滿漢大學士部院大臣會議來奏會議曰趙良棟為國立功之人前者總督傅臘塔都統諸邁身故有遣皇長子往弔之事趙良棟之勞勣較優於兩人請遣皇長子諸大臣往弔之賜祭一次陳福亦為國効力之人亦賜祭一次

殊旨下頒其妻子魂魄俱當感戴而臣等亦不勝踴

躍

上從之著左翼額駙尚之隆内大臣阿米達右翼内大

臣坡爾坡大學士伊桑阿每翼侍衛十人偕

皇長子同往

使驛站遞運軍糧時督運于成龍等議運米之事

來回

旨

上召入行宫問于成龍等曰爾等運米之事如何定議矣于成龍等奏曰運米關係重大或緊隨大兵或另設策運致伏候

皇上指示遵行

上曰米隨大軍運往重載長行牲口必致委頓不若從驛站遞運更番休息為宜鄂爾多斯今已備四個月糧現有駱駝又告請情願効力著伊等設百站遞運於事甚便又設站一事計自寧夏至郭多里

巴兜哈孫大略一千二百里自郭多里巴兜哈孫至伊黑倭羅巴罕倭羅計行九日之程爾等扣算此路酌量安設于成龍奏曰去歲運米奉

旨每石加耗米一斗運往今請加五升

上允之曰運往之米多多益善又問于成龍等曰現有船幾隻每船裝幾何一次可運米幾石于成龍等奏曰去歲有船百餘隻今俱在河內其中有被水浸壞者亦未可定請交總督吳赫作速修整

船有未到者作速取來一船計裝三十石今有船百隻則一次可運米三千石

上曰爾等船裝不盡之米著以牲口馱運三千兵減去五百則牲口綽然有餘馱運亦優然自裕爾等計二千五百兵口糧帶往著作速修船勿得遲悞至米袋尤為緊要其式宜小而堅堅則無抛撒之患小則易於馱負爾等速諭知該撫

皇太子箋奏曰奏為擒獲逆賊之孽子敬攄歡慶之

徼情事本年三月二十二日厄魯特噶爾丹之
子塞卜騰巴兒珠爾解至京師官民塡巷盈衢
聚觀擁視皆言此逆賊之子在荒遠絶塞之區
今為我所擒者皆
聖謨神武震服遠人之所致也踴躍懽忭臣同諸弟兄
諸王羣臣恭惟
父皇聖德神功超出萬古
天威誕布無遠不服惟此噶爾丹逆天違誓罪惡貫盈

父皇念切民生不憚勞苦

親統大兵三臨絶塞兇殘逆黨接踵歸降窮寇聞風倉皇遠遁噶爾丹力竭困蹙不久可必其獻馘矣今觀其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就擒囚之檻車解送京師則此賊恣行年久播虐塞外前既陣斬其妻今又生擒其子此賊益胆破魂飛斷可計日授首矣邉塞永清凶逆盡滅普天中外長享太平之福臣等不勝踴躍懽忭之至為此謹具

奏

聞

丁丑

駕臨寧夏駐蹕准厄魯特降人吶黑圖等食糧郎中滿都奏曰本年二月三十日主事丹巴解厄魯特降人吶黑圖等七十口到厄魯特等營内伊等無屋可居故於三旗察哈爾内每旗取帳房三頂分派安插照例給之口糧外吶黑圖等訴曰

我等聞
聖上待厄魯特仁愛非常俱編入旗隊使之披甲每月
蒙
天恩食糧度日但我等未到京者皆無錢糧我等俱一
體來歸
聖上之人亦乞每月給我等一兩之餉臣查得吶黑圖
等七十人口内有堪披甲者三十二丁海拉圖
下等三十三口内堪披甲者十丁伊等俱未到

京不遇編入旗隊披甲之事故未獲錢糧又布
喇其寨桑等一百三十五口内四人已授官職
其堪披甲者五十一丁亦未編入旗隊披甲故
未獲錢糧布喇其寨桑一起已於驛站助羊一
百給之矣念厄魯特等俱來歸
聖上浩蕩洪仁之内請一例每月給錢糧一兩此後厄
魯特來降人内有堪披甲者亦照伊等每月給
錢糧一兩

上從之

恩邮寧夏陣亡官兵遣官奠醊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既臨此地着查寧夏陣亡官兵加恩陣亡官員有遣官奠醊之例如有陣亡官員着遣官致奠是日

上遣皇長子往弔故將軍趙良棟

戊寅

嚴禁借端科派時總督吳赫率寧夏將領

朝見

上諭吳赫曰朕廵幸沿邉地方詢察閭井生聚及土田沃瘠之狀自晉及秦經行二千餘里直抵寧夏所以勤求民隱至殷且切惟朔方資大河之灌注疏渠溉田宜於稼穡當兹春風暢遂正三農盡力南畝之時誠恐有司官員不體朕懷因車駕經臨調遣師旅借詞供億㩦累小民旣東作之有妨將秋成之奚望今一切軍需芻糗俱已儲偫足以資用

至扈從人員概從簡約所有馬匹悉收放水草善地並不須供辦草豆動煩民力爾可傳飭有司禁勿借端妄行科派違者事覺定行處分仍徧諭地方百姓務各安本業廛無廢市隴無輟耕庶不負朕親歴邉圉軫恤民依之至意

臣謹按我

皇上勤求民隐宵旰不遑即勤兵遠出機務正緐而於閭井之生聚土田之沃瘠

翠華所臨必加

諮詢蓋無時無念不以民依為重也至於師行芻糗

儲偫有方騶從清嚴絲毫不擾而猶恐不肖

有司借端供億私歛小民

特飭嚴諭概行禁止自古有事西陲者多矣顧師旅

甫動則輸輓為勞軍馬經過則驛騷不免豈

有出塞萬里行師數年而閭閻無轉運之勞

邉鄙鮮横索之苦良由我

皇上事事精詳
睿謀先定故能不煩民力而坐奏膚功也
檄青海台吉策旺拉卜灘保護哈密理藩院奏曰
為保護哈密事請檄青海扎什巴圖爾等八台
吉曰哈密之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向慕
皇上德化誠心歸順朝聘貢奉不絶於道今又擒獲噶
爾丹之子塞卜騰巴兒珠爾土克齊哈什哈等
人陸續來獻達爾漢白克額貝都拉既已來

王內屬恐爾等下人無知擅行侵擾亦未可定著各
將屬下無知之人約束嚴禁毋得妄行侵擾奏
入
上曰保住於二十九日遣行發青海文即付保住帶去
發策旺拉卜灘文付侍郎常綬帶去
諭內大臣大學士等曰著將寧夏所有鄉紳或武進
士武舉武生及殷實人民有情願自備資用軍前
効力者開名奏聞

己卯

命大將軍伯費揚古率兵來會於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

上諭内大臣等曰今即酌量寧夏兵前到郭多里巴兒哈孫地方之日檄令大將軍伯費揚古率兵來會

覈查扈從人口數目安插馬瘦人員於蒙古驛中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著查明隨駕前往之大臣侍衛

護軍執事人員部院官員人口數目核算所需口

糧總數幾何併查明大臣侍衛執事人員瘦馬數目如部院官員亦有馬瘦者俱安插蒙古驛站中

恩賜昭木多翁金陣亡寧夏官兵銀兩先是

上諭大學士伊桑阿曰朕今親臨此地著查寧夏官兵去歲於昭木多翁金地方陣亡者來奏其議叙之處該部照常議叙外官員則遣侍衛往弔兵丁則於此地給身價銀至是寧夏總兵官王化行造冊送到伊桑阿奏言查寧夏陣亡官二員兵丁六

十一人遊擊陳維屏係福建人其妻子㩦柩已回原籍此地遣弔給身價之處無庸議千總劉進孝之妻現在此地應遣侍衛往弔之處交領侍衛内大臣照例給身價銀一百五十兩其馬兵六十一名照例各給銀五十兩共需銀三千二百兩此銀應著該督支給

上從之

以採買馬駝撥給將軍孫思克之兵侍郎西木圖

等奏曰臣等會同地方官自三月初五日起至
十五日止買得駱駝六十一頭馬三百三十五
匹騾八十四
上命議政諸臣議奏議曰近者會議得廵撫郭洪等採
買捐助一千許馬駝内膘大者撥給滿兵嗣後
馬駝騾牛羊請停採買奏
准行文在案如前給孫思克等兵膘大馬駝不足將
此續買駝騾撥給如孫思克等之兵已經起行

則交地方官喂養

上從之

將軍孫思克等奏報俟得馬運糧即當進兵之

事議政諸臣奏曰將軍孫思克等疏稱奉

上諭云前已行文孫思克令彼文到一面啟奏立刻起

行今其馬驃如何何時至嘉峪關幾日可到薩克

薩特呼里克何日起行此文一到作速遣奏欽此

臣官兵馬俱肥壯自甘州至嘉峪關第七日可到

自嘉峪關到薩克薩特呼里克須用一月現有
裡下五百滿兵之馬一千五百匹綠旗兵所喂
馬五百匹共二千匹其砲手馱米之馬一千一
百十二匹尚未撥給俟馬一得即一面起行一
面啟奏查會議奏言砲手坐馬馱馬應令將軍
孫思克博濟等不論何處馬匹隨便撥給進勦
奉
旨機會不可失孫思克等馱米之馬砲手馱馬坐馬

即取彼處綠旗兵之馬而行如不能恰得則扣米數減兵馱米而行如彼云不能行則前進駐扎令寧夏兵進勦欽遵行文在案是孫思克等所稱馬未撥給之處無庸議者也

上從之

庚辰

大將軍費揚古奏報員外博什希等出使噶爾丹歸先是遣員外博什希筆帖式常壽偕噶爾

丹使人格壘沽英賫

敕往諭噶爾丹至是費揚古奏報曰據侍郎滿丕咨

言三月二十二日出使噶爾丹之員外博什希

筆帖式常壽及噶爾丹使人喇木扎卜等併格

壘沽英本身連妻子十三口俱到為此先以博

什希奏摺咨送前去若博什希等到後即遣赴

行在則人多而行路必致遲悞且格壘沽英身帶重

傷不能速行是以差人往迎將先使博什希格

壘沽英之子吳巴什察哈代三人星速馳赴

行在續使常壽格壘沽英曼濟阿旺丹津及噶爾丹使人拉木扎卜丹濟拉使人羅卜臧等亦星速馳往謹先以博什希奏

聞摺子遞送呈

覽其奏摺云臣博什希等謹奏臣等欽遵

諭旨於正月二十九日距噶爾丹所居薩克薩特呼里克以內二日之程抵台吉吳思塔處止臣等

毋前三十日格壘沽英往告噶爾丹二月初二日噶爾丹使綽什希巴圖爾來謂臣等曰我汗

聞

旨不勝懽忭今日吉辰請領

勅書另日與欽差相會臣等奉

勅書授之十二日厄魯特之滚濟來云我父賽音轄曾克噶爾丹之使得受

皇恩我妻現在京城此地有我兄什達里我二人必視

便往降
皇上十四日綽什希巴圖爾來言我汗遣我來請欽差
相見博什希常壽將與俱往綽什希巴圖爾言
我汗但請欽差相見是以臣博什希日午起程
乘夜而行次日日午至噶爾丹之地但云少待
即請相見遷延日落噶爾丹乃至野外坐巖上
令臣遠坐使二人夾臣膝坐兩旁不令近前迭
相傳語宣

聖諭畢噶爾丹曰我聞
皇上沛此
温綸不勝欣藉自今
聖上凡有所
諭惟遵
旨以行而已我之言已在疏内我之意已語我使人
使人到日當口奏也語畢即起乘馬而去臣亦
回帳中二十四日丹濟拉遣其下常達里來述

丹濟拉之言曰前蒙
聖恩授察哈代以諭臣之
旨聞之不勝懽忭
皇上洪恩如海臣非知而故避之但臣有所難故且止
於此今
勅内閣載臣名復口授格壘沽英
温旨臣即欲遵
旨而行奈噶爾丹疑臣不復差遣臣是以將中心欲

奏

聖上之言俱告之察哈代又語之格壘沽英矣今不便
特請欽差相見敵布裹曲惟欽差垂察焉因車
陵之使楚呼拉格隆言車陵巳往額克阿拉爾
去矣故給以部發印文而遣之因伊拉古克三
庫圖克圖之使阿爾達里轄言伊拉古克三庫
圖克圖由額容敖拉至古爾班克勒採稆為食
遊牧而去矣故亦以部發印文給阿爾達里轄

而遣之是日綽什希巴圖爾率拉木扎卜等兩人來告云昨派出格壘沽英為使彼挈其妻子潛逃是以派出拉木扎卜代使奏疏及一應言語俱在是人故送之來臣博什希等二十五日自薩克薩特呼里克起程而來遇前此自京前去之察哈代曼濟問察哈代云與汝同行之卓里克圖達爾漢巴克什等俱到彼否伊蘭太等何以不與爾同來答曰卓里克圖達爾漢巴克

什吳爾占扎卜之母達爾扎哈什哈之妻子及其家人俱已到彼矣伊蘭太等與我同行至松柯羅阿濟爾罕西方瀚海而宿夜有二十餘人執械來襲刧我馬駝我僅取得一瘦馬餘皆被刧天明後我帶馬夫準塔爾棒

勅書步行至格格特哈郎古特地方遇納爾拜噶卜楚攜我見噶爾丹我以

勅書授噶爾丹又以我被刧及吳爾占扎卜之母等

俱被刼之事告噶爾丹噶爾丹言爾識其地當遣綽和羅多爾濟同爾往迎而來我經六七宿回迎伊蘭太等一人亦不在原處矣我駝疲乏乃留止綽和羅多爾濟往尋至車爾貝阿爾薩蘭寨桑家見卓里克圖達爾漢巴克什達爾扎哈什哈之妻子向彼問伊蘭太何在荅以不知綽和羅多爾濟乃帶卓里克圖達爾漢巴克什見噶爾丹言其故噶爾丹又發二十餘人同綽

和羅多爾濟往擒車爾貝阿爾薩蘭寨桑及其家產令人審訊言彼家人名對烘者劫其牲口交其家中又一人已在逃云噶爾丹言牲口既係彼取去則人亦係彼所殺遂將車爾貝阿爾薩蘭寨桑夫妻給以兩男一婦令徒步逐至哈密斬其家人對烘等四人其餘人口家產俱抄没至卓里克圖達爾漢巴克什欲竊綽和羅多爾濟之馬而逃綽和羅多爾濟覺之執而殺之

矣吳爾占扎卜之母阿爾拜家人遇見送噶爾丹已交還伊子吳爾占扎卜矣達爾扎哈什哈之妻子家人亦交吳爾占扎卜使之暫養我之馬夫我已帶來噶爾丹差人各處尋覔伊蘭太張正宗俱無跡云問曼濟阿旺丹津曰爾等同行鄂爾齋圖垂達克俱到本地否伊等何以不與汝同來曼濟言我至噶爾丹處鄂爾齋圖垂達克皆各散去我之來也急伊等不得而聞我

於正月初一日到薩克薩特呼里克初二日見

噶爾丹捧

敕書授之噶爾丹問

聖上之兵如何我對曰不知其數兵甚多見其往來更

調噶爾丹又問兵何以至今駐扎我對曰因丹

濟拉兵來故仍在彼防備噶爾丹又問見丹巴

哈什哈察罕什達爾哈什哈等否我對曰丹巴

哈什哈察罕什達爾哈什哈已授職為内大臣

在京以沙克珠木為内大臣待之如舊臣隨
駕而行噶爾丹又問衆厄魯特如何撫養我對曰衆厄
魯特俱加愛養有離散之人各處尋覓
皇上親視配合我皆親見之噶爾丹默默無言一日噶
爾丹至諾顔格隆家丹濟拉阿巴吳爾占扎卜
俱在坐飲酒吳爾占扎卜謂噶爾丹曰我輩自
去年冬以薩克薩特呼里克獸多故居於此今
獸已駭散矣春閒青草將出如往降

聖上則往近之如不降當另圖一策首鼠兩端而待斃
乎且汝又欲扶宗門之教以行事致四厄魯特
七旗喀爾喀已畧盡矣爾國已破父子夫妻離
散我輩從汝自始至終惟汝意所欲行究無補
於宗門之教反造罪業而已我輩知汝之非未
甞出聲今不能忍忿恨而發此罪當先加汝身
墮於地獄後及我輩纔入地獄耳噶爾丹默無
一言諾顏格隆青吳爾占扎卜曰太平之時衆

人安樂何不言及君恩覆庇今有所失而責汗如此為臣僕者固可如是議君乎吴爾占扎卜曰吾醉矣乃妄談耳噶爾丹所有人丁共三百餘其他俱各捕獵遠去有馬兩匹者多有馬一匹者亦有之亦有饑餓而死者馬臕甚瘦視噶爾丹情狀大約不降丹濟拉延我至其家問曰

中華皇帝亦曾道及我乎我言

中華皇帝屢言汝貌偉材長又不時道及吴爾占扎卜

及汝兩人我又謂丹濟拉曰爾乃主持噶爾丹之事之人何不勸噶爾丹歸附

聖上丹濟拉言爾乃在

聖上駕下前來之人爾可曉諭吾汗果似降

中華皇帝我欲充使而往視丹濟拉情狀有欲降之意又諾顏格隆問我曰

中華皇帝大略何如我言

聖上真仁慈佛主諾顏格隆曰爾何以知其詳我言

中華皇帝自昔通使
詔勅往來略無間斷曾有欺罔吾等之處乎又吳爾
占扎卜之母歸謂噶爾丹曰彼國大兵多富而
且威
中華皇帝乃活佛也敵人母子遣使完聚爾等從前亦
曾聞有是否其餘非常之舉言之不盡阿旺丹
津告曰奉
旨差我使於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故不往噶爾丹

所居地方又不知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所在是以與曼濟同歸於是帶諸人同行三月初九日至哈達圖布拉克地方遇格壘沽英格壘沽英言我見噶爾丹言欽差博什希筆帖式常壽同我賚

勑書來又有

中華皇帝口傳之

旨云爾以追喀爾喀之故而來犯我爾之理曲我之

理直故天祐我而擊敗汝雖為我敵而朕不以擊敗汝為喜爾今無所往矣北有策旺拉卜灘東有根敦帶青皆爾之敵也西有阿南達率兵備守此天之下君無大於朕者如倚朕為生必得生路如他諸國豈堪居其下乎爾果來歸朕則寛汝之罪尊榮養育爾雖欲不降朕豈於汝漫然而已乎宣諭畢噶爾丹默然無語使綽什希受之噶爾丹問

我曰

中華皇帝大畧何如我對曰爾降則不奪爾汗號待以
寵榮使衆人咸得生路
中華皇帝忠而且信似爾詭詐以計殺人不但未見亦
所未聞噶爾丹問我何處見
中華皇帝我對曰在鄂爾多斯地方見
中華皇帝
賜我以茶
諭之曰喀爾喀非為被爾厄魯特所敗皆已歸朕爾

以追喀爾喀而來犯我是以亦敗我奏曰喀爾喀
非為為我所敗我之於喀爾喀譬之捕兎而獻
之
聖上以此思之我等有功之人也
中華皇帝大笑噶爾丹言
中華皇帝昔未嘗如是也今無人不見舉動殊彪炳矣
我又曰我來時路見尚書班第以坐塘之人勞
苦賞為首者銀十五兩次者十兩最下者五兩

又見萬許車裝糧運至將軍汛地又見黃河沿

相近脫脫城中貯倉之米譬如扎巴哈河北沙

岡無異噶爾丹又問他處猶有米倉否我對曰

邊上沿途俱有米倉丹濟拉引我於無人之地

問之曰

中華皇帝亦曾道及我乎我言

中華皇帝不時向我言汝丹濟拉貌偉材長丹濟拉言

我曾謂噶爾丹當降已一二次而不聽吾言其

狀亦疑我爾試言之如降則我為使而往視丹
濟拉情狀有欲降之意我在噶爾丹處六日我
竭力勸諭而噶爾丹不可實無降意仍遣我同
使思噶爾丹一無實意而我又克使來誑可乎
是以起行之前攜我妻子六十餘口馬百餘匹
駱駝四十餘頭來歸
聖上及到什魯忒地方欲待汝等使臣同來暫宿數日
伊拉古克三庫圖克圖親率百餘人卒然掩至

我身及妻三子一幼孫共十三口取馬三匹駱
駝一頭而出我媳及其餘人馬駱駝什物俱被
刼去我右肩背下洞中鳥鎗傷是以帶格壘沽
英及其子吳巴什察哈代曼濟等星飛前來為
此謹奏費揚古為之轉奏
上以示議政諸臣
使將軍孫思克等暫緩進兵
上諭議政諸臣曰本朝出使噶爾丹之員外博什希等

歸至邊哨先具本奏言格壘沽英擕其妻子來降

噶爾丹亦遣使來云人尚未到俟伊等到時問明

噶爾丹或降或他去方可進兵今速檄孫思克博

濟止其進兵俟事明檄知而行

遣使往

諭第巴第巴引罪一應

諭旨無不順從又請念達賴喇嘛錫之

温綸是以遣理藩院主事保住署主事薩哈連偕尼

麻唐庫圖克圖賫

勅使於第巴瀕行入請

訓旨

上諭曰爾等到後待第巴勿如從前舉動宜加和婉授

勅畢爾等仍前作禮獻幣但謂第巴曰皇上統領

大兵巳臨寧夏因前事四欵爾皆遵旨皇上大悅

故不進兵至爾尼麻唐庫圖克圖來奏陳達賴喇

嘛出定之事上皆知之矣亦有密旨諭尼麻唐庫

圖克圖矣此事除皇上與尼麻唐庫圖克圖卓磨隆堪布及御前侍衛喇什四人外餘皆不知也自此以後皇上一應諭旨爾惟敬奉而行則皇上愈眷顧爾矣況與達賴喇嘛講信修禮已六十年有不念及者乎且謂汝務使諦穆庫圖克圖與我等同赴京上將使之誦經如服水土則令住錫如不相宜則照尼麻唐庫圖克圖例亦即遣還較尼麻唐更加優待再口宣旨云噶爾丹之子及其屬下

大臣以至部伍皇上俱收而納之矣至爾等前往
可於扎什巴圖爾台吉處取諳地里之鄉導而去
既到西方歸來之時可於第巴處取驛馬乘歸上
項情事爾等備文用部印帶往至喇嘛津巴扎木
素等勿俟達賴喇嘛出定爾等即携之而歸

勅曰

皇帝勅諭王布特達阿卜地朕臨御天下統理萬邦溥
播仁恩懲創亂逆其誠心恭順者必加奬賴馬爾

布特達阿卜地前與噶爾丹同謀凡事必狥厄魯特而行濟隆庫圖克圖敗乃公事堅留不遣其時朕謂達賴喇嘛若在斷不至此故嚴加詰責兹爾奏言聖上嚴㫖下頒心甚憂懼令惟謹遵聖諭隨力報効倘軫念達賴喇嘛乞降温綸諄切奏請爾既知過引罪朕豈不念達賴喇嘛修禮同好歷有年所乎且朕若不加眷恤爾土白特國豈得安其生耶其濟隆庫圖克圖乃達賴喇嘛所特遣以合

喀爾喀厄魯特之好者也彼竟不使喀爾喀厄魯
特和好反導厄魯特入我境內與我軍交戰情罪
甚為可惡務必擒解彼之戒體身命朕俱准爾所
請寬而宥之其班禪庫圖克圖應利何年月日來
朝爾從容定期具奏至噶爾丹與朕抗我師大克
之究惡逆賊情罪重大其女斷不許留於青海爾
必解來若不解送則罪歸於汝矣如噶爾丹果悔
罪來歸其時另有處分今尼麻唐庫圖克圖至將

爾奏請之言俱已密奏朕前朕亦密有諭旨朕之雅懷惟願率土之人咸躋雍和共享安樂斷不欲摘發陰私傾人家國嗣後爾宜益加恭順勿違朕旨朕盡棄爾前罪嘉惠如初如此則爾土人民大蒙利賴爾之榮貴可獲長享矣為此特遣正使理藩院主事保住副使署主事薩哈連以降勅例賜幣六端

聖祖仁皇帝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十九